書名	魏書（第一拾壹 冊）共肆拾冊
刊寫時代	宋刊元明遞修本
裝式	綫裝
卷數	列傳玖拾叁至玖拾陸（總卷魏書叁拾伍至叁拾捌）
葉數	玖拾壹葉（內尾葉後半空格原未印）
行格	半葉玖行行拾捌字
高廣	高柒寸　廣壹尺壹尺捌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畧有黑線口上口間記字數魚尾下標魏列傳幾或魏書幾或魏列幾或魏書幾或魏傳幾或魏書幾或魏書傳幾或魏列幾或魏書幾葉下標葉數間有第幾魚尾第幾黑橫線下口有刻工名氏
印章	有缺葉爛版水痕　模糊字用墨筆描 首有楊氏家藏書畫私印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覆查加注	實在九十葉又半葉

檢查者譚新嘉
覆查者李文綺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拾陸日

崔浩

魏書三十五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爲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官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祇直住時不爲

窮通啟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
武城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
軺時人榮之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決
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覩天文考定疑
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
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有兎在夜
宮驗問門官無從得入太宗怪之命浩推其咎
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媵嬪者善應也明年虢
國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大史令王亮蘇

垣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
五十年勸太宗遷都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
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
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民畜無
筭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
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
輕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
有危殆之慮阻隔恒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

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
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
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
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
得中熟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惟此二人與
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
至來秋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
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
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

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
人御衣一襲綃五十匹綿五十斤初姚興死
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
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謡
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聞之大驚乃召諸碩
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案春秋
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
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
熒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

秦辛爲西夷令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
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
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
出於東井留守盤遊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
竭童謡訛言國内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
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
年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
欲泝河西上假道於國詔群臣議之外朝公卿
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
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脫我乘其後還路甚難
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楊言或姚意或難測假
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
過又議之内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
非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荆州劉裕切齒來
久今與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
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
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而我受敵今蠕蠕
内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

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
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
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
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
難守彼不能守終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
敗鬬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爲國之計
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
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
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
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
出關取我楊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
逐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柜之戰於畔城爲裕
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太宗聞之恨不用浩
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
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乘虛絕其後路則裕軍
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莊讀書
傳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
如何以卿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

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入病衆叛親離裕乘其衰
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必矣太宗曰劉裕武
能何如慕容垂勝太宗曰試言其狀浩
曰慕容垂乘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類歸
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
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太
呼而夷滅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擒盧循等僭晉
陵遲遂執國命裕平姚而還必篡其主其勢
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
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楊之化於三秦之地
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
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
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
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
當終為國有可坐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
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
立浩曰今西北一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
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

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
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
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
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
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
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窔之廣大雖然
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
洽四海自晦義農齊列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
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窘寄爲姚氏
封殖不思樹嘗熏殭隣報讎雪耻乃結恣於蠕蠕
背德於姚興掇毀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
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
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
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
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入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
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
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
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

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
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孛
慕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
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
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
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
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
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元赦書時太宗幸東
南瀉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
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
篤浩乃剪爪截髮齋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
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
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龔爵白馬公朝
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
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
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恭嘗之禮豐儉之節義
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
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

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衆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惛異屢見乃使出書入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閨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寘友入揔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大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頤神養壽進御醫藥享福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好究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奚稽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請年漸一周明敭温和衆

情所繫時登儲副副忽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靡不由此太宗納之於是使詰奉策告宗廟命並祖爲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無忌太尉長孫晟高士廉坐東廂西面詰與太尉斤北新公安同爲左輔坐西廂東面百寮穆觀散騎常侍立堆案前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揔己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晟高士廉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薛延陀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狡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

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嘗熏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楊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桓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謂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泝河東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

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
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
車駕之還也浩從大宗幸西河太原登慈高陵
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
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
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
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旦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
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厎行亦當
今之皐縣也但世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
訣當兼脩儒教輔助泰平眞君繼千載之統紀
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鄉爲吾撰列王者治典
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
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世祖
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
不免群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
焉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
常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脩

服食養性之術而冠謙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
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
赫連昌群目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
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併
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
也世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
都城大獲而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
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謙
南來揚沙晝冥宣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
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
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
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
宜分軍隱出奮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
祖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
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遂于
太宗廢而不述神靡二年詔集諸文人撰録國
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黄輔等共參
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内

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
浩讚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
黃門侍郎仇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
祖曰今年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
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不利於上又群臣
異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可南征堅
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世
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
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曰飽德月蝕脩刑天王
者之用刑大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
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
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
遠期十二年太白行倉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
北伐淵等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
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
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
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

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虜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蠕蠕數入國民實震驚今夏不來虛捕進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驚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先言慙

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王
國之師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
令群臣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
見不伏卿善曉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
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
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
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
貳家于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
北彼我南彼勞我息其執勢然矣比破蠕蠕徑
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
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
軍盡決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
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
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
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羶
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
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
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

聚背寒向温南來冠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瓚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万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宮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亡國喪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

追軍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
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
大軍既還南賊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
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鍼於酢器中令青夜
有所見即以鍼畫紙作字以記其異世祖每幸
浩第多問以異事或食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
不暇精美世祖爲舉七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
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卧內加侍中特進撫軍
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嘗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

兵疑詩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
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可全之計
勝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
逋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羣畏戚群
南鎮諸將鬬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
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數
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
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
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

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
之魯軌韓延之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
彼聞幽州巳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
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
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
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
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謫
乘閒深入虜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
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
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
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
猶未晚也且楚之徒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
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
勢然也且楚之等瓊才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
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群
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
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
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

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大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乃舉而克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敵兵法當人衆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社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頴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群臣曰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

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
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
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
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計不
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
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儻兒情見止望固
河自守竟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
摧藏之必什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
威震南極 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
近所及願陛下西行盡殺平涼數平其日宴會
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同所云崔公此是也
于略之美當今無比胖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
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
俘囚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勑其諸將若北國兵
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
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
爲誤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
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

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禎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佐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纘奏改代爲万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亦億不[illegible]假名以爲益也纘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

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亞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宜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

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奐尹曹宸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宜羈縻而已今亡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之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住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奠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藪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溉灌數百万頃乎此言大詆誣於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

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群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人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蓋正刑書大業惟新熙光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朝裔掃定赫連逮於神麚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通寇於龍川討蹲堅兵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德冠朝列言爲世範小大之事務從焉實錄詰於監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焉實錄詰於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

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揔
焉及恭宗始揔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
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
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
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
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
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
擒獲世祖以為然乃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
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懷詐不用期誤諸將無
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陽
公薗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
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
欲戰世祖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
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
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世
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
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
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

行何如浩對曰善矣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詣事浩乃請立名銘刊載國書并勒

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
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
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眞
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
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
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
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
曆志眞君十一年六月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
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

衆其族初郤標等亦石銘判國記浩盡述國事
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
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秘書郎吏及長曆
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賕其秘書郎吏已下盡
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
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
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
王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
不可王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

佛法而妻郭氏敬
禁之指及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
南使衛士數十人凌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
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
之驗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炎熾
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
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
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炎熾之暴之極也

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
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
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
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慘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
以百數必稱馮代彊疑以示不敢犯國其謹也
如此浩書體勢及其人而妙巧不如也蓋實
其迹多裁割綴連必爲模拙浩母盧氏謀孫也
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
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
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
亂飢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
間不復備設先妣慮女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
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
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
平暴除亂招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
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稟巨万衣則重錦食則粱
肉遠惟平生思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

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弟輿州刺史頤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頤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義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劇跪是胡神也

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主未途邂逅遂不自全豈鳥盡弓藏民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鄧區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惡其上將器盈必堅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列傳第二十三

魏書三十五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

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揔攝前驅之事
卿以爲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
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
委世祖乃止初浩弟敻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
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弗之伏也由是
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
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
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
萬世祖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

卷世祖善之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黃門侍郎
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
三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加征虜將軍遷
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世
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款著河右若
俾遐域流通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
慰尚書李順即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
不宜先爲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
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大常苟事是

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祗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簀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令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捽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罪矣順益怒曰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雅怨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跽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導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

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
速過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
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
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
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須來征伐屢
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
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
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
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
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隸首不紀僵屍載蔵所
在成觀除蕩暴虐存卹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
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
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斂衽屈膝天兵四
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
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
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
何為復遽驛告斂言不舍晝夜意君之所殆為
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

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
然豈獨涼民也順既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往復
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
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
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
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便乖本意
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敬者行之本
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禄以臣觀之不復
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世子必復
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
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
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會云
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
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
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問至世祖謂順
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其何妙
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綃千疋厩馬一
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弥厚政之巨細無所不

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
能而蒙遜數與順遊真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
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暴
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
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
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茬苒之間
遂及千此今和龍既平二方無事比緒甲治兵
指營河右掃蕩万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
鑒廢興若朕比尋討當刻必不順對曰臣疇
曰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宜
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
涼州順議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
諍浩固執以為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
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
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
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
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
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

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
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
子重賂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
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
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眞君三年遂刑
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
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
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
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

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
平王謚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眞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頗
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
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
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
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録南部遷散騎常侍
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
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

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
彼誠僞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
實起蕭墻骨肉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
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
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
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進泊寧
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三世兄弟親戚在朝者
十有餘人弟弈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
陰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

弟順位號為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
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
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
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藏匿
為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
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
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忘慮

若禍常勅律吏臺有使者必先啟告然後渡之
既而使人平曉卒至律吏欲先告弍使者給云
我須南過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
之與使俱渡使者既渡突入執弍赴都與兄俱
死

弍子憲字仲軌憲性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
初襲爵文成子孫伯祖秘書中散雅爲高相所
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詔衍使蕭寶寅北雲以母老
乞歸養拜通直散騎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

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實爲之屈時人
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部郎中
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
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
兗州刺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
史所劾事具高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
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子蠡爲國子生四年拜
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除持節安西將
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將軍孝

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為使持節假鎮
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
討之會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
徐州既平詔遣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
憲驊騮馬一疋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
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平北將軍元樹右衛將
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陽樹等
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
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剋乃遣
子長鈞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
力屈以城降因求還國衍聽歸既至勑付廷尉
三年秋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
鑒心懷狡脅遂詔賜憲死時年五十八永熙中
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
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悛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安出後憲兄性寬和儀
兒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
員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東南道
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
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攝爲中外府長史爲齊
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
行青冀太守尋而遘疾徵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

年四十贈侍中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敬閻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
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
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
散騎常侍曾爲釋情賦曰單閼之年撫射之月

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奕氛而軫慮簪纓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今宦轍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隨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嵩峻極之層構道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脩若豢龍之不隕似箴棄之壯濟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或舟楫以屢浮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册以歲葬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其緬邈啓自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我王緝乘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寅）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惟新璧言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云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彌諧於本朝外關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皷翼飯

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
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高
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
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還堂構於微躬嗟
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品非
三端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寧
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万字異應生之五行不
覩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況

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三選而誰許本
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
顯晦而乖所既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
衣冠之末冑而世禄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鴈類
九罭之逝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空
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客於季彦謝
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已曾
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叶闇人以望予遂
陟降於庭止同崔駰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隸

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群飛於溟海火
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王
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攘
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基峙睇
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
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喈而不已自
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眷恥在下僚而栖層願
奮迅於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
來流以鼓枻遡北風而結駟入咸都之舊宅反
鄴澤之故扉乃曲眄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自
耕而食且聲蟲而衣恒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
違遊仁義之有數採壎素之精微誠閑閉而養
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沽洗之首散蓬
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閒關以呼庭花芬
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踰於新婦籠袈成
服以逍遥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嘯
傲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棲洛之八九或促
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寘奉万年之觴主報

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蓋
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為帝
実辛處躔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
露於近援起流寒參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
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濤之可蠲遂杖
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鳧於清溪釣鮪鯉於深
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
柱奉緑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騶駒而未
旋誅滌蕩世俗之外蹤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耳

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為拙既有惜
於成懸豆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
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衣
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汗海而無紀喻江河
而有缺瞻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
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凝
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
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貢宸居比辰
而為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

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欝以時序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臣以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紱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以窺井信多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烟詔以周旋抱敝敝而趨蜀每有慙於唯塵信無卷

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睠踈傳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冀歸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接巢父以戲穎追許子而升箕俟暮餐於沆瀣給朝餉於瓊麥同糟醨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鸞鵠之可賦鴟鴞之爲詩哉爰加散騎常侍徵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

論者以爲非罪蕃當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
幽棲多暇日揔駕萃蒿坰南瞻帶宮雉北睇流火時將末懸炭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
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窮汀侶浴浮還
沒孤飛息且驚三襜俄終歲一丸曾未營閑居
同洛浜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窶崔坐夢吾勤荊
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
六情豈若忻蓬蓽收志偶況冥後詔兼太府少
卿尋除征南將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
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録贈本將軍太常敦州刺
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督殼澄二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敦州刺史謚曰
文惠

驎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長劍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儀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
常侍宿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
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弈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

等二家歲時賜以布帛
弈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爲中散逃避得免太和
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出爲龍驤將軍南豫州
刺史還拜冠軍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
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
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洛陽而都之後
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朕都此
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令以西京說
朕方依舊不發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令古
相反耳冏對曰昔漢祖從於布衣欲藉嶮以自
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
四海事同隆周均其盛業而無遷都之勞臣職責是以愚臣獻說不能
上動高祖大悅其年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
朝服一具衣一襲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
祖彈駮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
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
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

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
傳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祐弟太宇季寧涉歷書傳太尉行軍負外郎
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鳥河間太守
洪鸞鳥孫悕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人
脩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為中
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

與從兄靈從弟孝伯並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
故能砥礪宗族競各脩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
等俱徹徽事在高允高士頌

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關
秀林小名榼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
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批彊扶弱
政以威嚴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太尉諮議參
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
州大中正太中大夫一歩光中卒年六十三贈左

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
悅常侍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
史加輔國將軍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
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軍防城都督賊既圍城
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竊特無綱紀至
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巳市王驛王乃封裔
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萬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
初爾朱榮既擒葛榮遂執裔及高敖曹薛脩義
奉無爲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
以裔爲持節散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
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議參軍天平初
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
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
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
年八月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
詔贈使持節都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齋弟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壤有幹用心與酈
道元俱爲李彪所知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
恒州刺史御泰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
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仍誅泰等
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卷豫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
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
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
揚州事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
右長史以荆蠻擾動勑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
降者万餘家除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
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勑假
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
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吕苟

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率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
麗至遂共平之時氏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
兒影響煥密募氏趙苌斬定進還朝遇患卒
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奉朝請清河王懌郎中
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
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晝
腹衙刀於隱屏之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

四年薦肅為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為性酒狂
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
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
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
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暾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
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
光中元乂以其弟羅為青州刺史暾為羅平東
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

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曒從弟仲琁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
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
史弘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嶮為害仲琁示
以威惠並即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琁為營構將作
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
琁以孔子廟牆宇頹有頹毀遂脩改焉還除將
作大匠所歷並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讀從子善犯孝靜諱避郡太守
子顯進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
主簿相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
卒年四十二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

將軍荊州刺史
子晉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聯弟貞字仲遠奉朝請稍遷揚烈將軍奉車都
尉都督相州防城別將以拒高榮之勳賜爵趙
郡公後孫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大平四年
薨卒年五十七贈驃騎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
刺史諡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大將軍府記室參軍
齊受禪爵例降

顯進字惜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
州刺史惜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為女愉改楊
姓為李而親念惜顯惜顯子道舒與愉同當橋
敗並免
第三子道璩武定末泥陽太守
道璩弟道璿少以父謹被刑位至中常侍
道璿弟曄字季顯涉歷書史司徒行參軍稍遷
濟州轄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
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相叔

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
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
為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
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
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曄寶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聘寶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群書山儒子大
蓋並早卒
曄族弟孝怡字悅宗中堅將軍相州鎮兵府長
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
州安北府長史又為中堅將軍相州鎮兵府長
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
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
景別駕游荊之等率衆擒熙賞爵昌樂伯靈太
后反政以孝怡義當黜除名為民後安樂王鑒
鄴起孝怡為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
仍為防城都督以拒萬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

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永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年卒子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龍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
士轉侍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
將軍卒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莊
子季主襲卒贈青州刺史謚曰貞
子遺元龍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閤祭酒累遷
尚書左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
柳令為愉所親逼與高及愉敗遺元逃竄會赦
乃雪復除兗州平東府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
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贈征北將軍定
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
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
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
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
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
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勑同軌論難音韻鬧
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
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
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
尚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
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
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聽同軌經義素優
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爲慨恨太平中轉中
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
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
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妓妾縱細素請業者同軌夜
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年

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遺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齊州刺史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
折外蕃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武兄弟
位望並高憲風度恢雅風重朝列而遭隨有
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德克廣其猷宗緒
扶踈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唯新矣

列傳第二十四

魏書三十六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内温人晉宣帝丞弟譙王遜之後也司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遜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爲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爲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爲桓玄逼逐奔慕容德劉裕誅玄

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爲荆州刺史休之頗得
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文思纘
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
裕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衆討
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
會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起兵討裕裕軍
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復進軍
討之宗追長孫道高屯河東將爲之援時姚興
征虜將軍姚成王寇軍遊軍司馬國瑞亦將兵
救之不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
於姚興裕滅姚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
子道賜輔國將軍溫楷音元陵內史魯軌荆州治
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桓璿及桓溫孫
道度道子勃海刀雍陳郡袁式等數百人皆將
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
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操不遂中年殞喪朕
甚愍焉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禄大夫益始

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己將與温楷及三城胡烈王珍曹渠等外叛因說京師豪彊可與爲謀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賜爵鄧林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仆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將軍進爵譙王督洛豫諸軍事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爲懷朝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陁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朏陵公寶瑾女與瑾並坐視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季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父榮期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冊楊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宣期兄貞之並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荆州刺史休之爲裕所敗乃

士於汝潁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
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
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
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
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
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
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輕率以
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亡
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

皆此類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
遣使請降因表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
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
之欲誅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白衣無以制服
人望若蒙偏裨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莫不率
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荆州刺史奚
斤既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
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
內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

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赬川以距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致也世祖大悅圖畫勞勉賜前後部鼓吹隆將到彦之泝河而西列守南岸至於潼關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浮萬餘人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兄弟知人情搖亂遣臣私讎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郡伐垣苗守懸瓠自輩落滑臺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斬笠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擅道濟軍多加罪罰到彦之荆敗散已來義隆恥其敗北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

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呆賓者義隆而已今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以楚之為假節與淮陽公尚豹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蠕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粮運蠕蠕乃遣奸覘入楚之軍盜驢耳而去有告失驢盜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

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
校尉揚州刺史謚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徵襲楚之同入國拜中書博士薨門太
守卒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
少有父風初爲中書學生入爲中散顯祖在東
宮擢爲太子侍講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
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太
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
贈絹一千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
子延宗資蔭次應後襲爵坐淚還兵罷免即河南
王祖潔牧捷女世祖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儀
容又明太后故以徽宗兄龍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
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孝商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爲商理嫡還龍襲爵
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龍襲齊受禪例降

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

中正永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為立節將軍建興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

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

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既至州悅觀色察言疑甚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此類也

豫州于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詔改蕭衍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爲竹敦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蒯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東西爲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本擊敗之乘勝其城樓儲積擒蒯沛及其輔國將軍宿主劉靈秀詔曰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既父憂請入朝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勳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永元元年城人白早生謀爲叛逆遂斬悅首送蕭衍既而邢巒復懸瓠詔曰司馬悅暴罹橫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勳特可悼念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因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勑揚州爲移以易悅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

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帛三百疋謚曰莊子朏
襲爵
朏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員外
散騎常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
朏卒贈左將軍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
西賊交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孝政弟躍字寶龍尚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illegible]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
兄爲雲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内公
躍表罷河西死封與民
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
所關詔曰此地若任稼
若是山澗虞禁何損
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重令論之躍固請且
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太鴻臚卿賴
川王師以疾表求解任
光禄大夫賜朝服一
[illegible]

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
司馬景文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
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
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卒於家歸葬
時太宗在虎牢檄準領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
史隨駕至京出除廣寧太守遷來遠清儉有
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匹後隆號為平遠將軍
歐為密陵侯興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基之司馬
德宗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
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劉裕滅姚泓北奔屈丐
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
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龜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
軍將軍溫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陽子靈壽出

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入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爲遼西太守治有清儉之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謚曰靖靈壽取於太宰頓丘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河州別駕參軍事卒

尉諮議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龐世宗時父憲安以久病啓以爵轉授解褐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永安中卒

子嵩直亮襲

憲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貪外散騎常侍蕭寶夤征鍾離引爲長史坐軍

浪免官加刑以疾得免三子除東平原太守還京
子散大夫加征虜將軍大中大夫遷左將軍
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定州刺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王
史正光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敬著稱稍
遷儀同尉少卿仍領舍人出爲征虜將軍涼州刺
史坐貪殘爲御史所彈遇赦免官積年不敍後娶
靈太后從姊爲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
光祿大夫武衛如故遷太司農卿加安東將軍
散騎常侍出爲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如故
正光五年卒
子元邕有風望正員郎初遷相州刺史驃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
督瀛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
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閭弥龄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眞君三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歿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

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猒器略最可稱乎其餘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並當位遇可謂幸矣

刁雍

王慧龍

韓延之

表式

刁雍字淑和勃海饒安人也高祖攸晉御史中丞曾祖協從司馬叡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書令父暢司馬德宗右衛將軍初暢兄逵以劉裕輕狡薄行負社錢三百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州牧姚紹於洛陽後至長安雍博覽

書傳姚興以雍爲太子中庶子泰常二年姚泓
滅與司馬休之等歸國上表陳誠於南境自效
太宗許之假雍建義將軍雍遂於河濟之間招
集流散得五千餘人南阻大關擾動徐兗建牙
誓衆傳檄邊境劉裕遣將李嵩等討雍雍斬之
於蒙山於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七年三月雍
從弟彌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兵破之
六月雍又侵裕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
山又爲裕青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八年太宗

幸鄴朝於行觀問先聞卿家縛劉裕於卿親
疎雍曰是臣伯父太宗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懼
卿又謂之曰朕先遣叔孫建等攻青州民盡藏
避城猶未下彼既素懼卿威士民又相信服今
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雍顓東將軍
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千騎使別立義軍建先
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縣
土人盡下送租供軍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
十許步劉義符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

南下入滻水潤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
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復兵士難之雍曰若
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
東走會義將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
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顧連車爲函陣大峴已南
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嶮破
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若相持
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
還討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郊固又詔令

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鎮城會有勑追令隨機
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
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
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雍爲平南將軍徐州
刺史賜爵東安侯在鎮七年大延四年徵還京
師頻歲爲邊民所請出祖吉嘉之眞君二年復授
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徐四州諸軍事征南
將軍徐豫二州刺史二年劉義隆將裴方明寇
陷仇池詔雍與建興公古弼等十餘將討平之

五年以本將軍爲薄骨律鎮將至鎮表曰臣蒙寵出鎮奉辭西藩摠統諸軍戶口殷廣又摠勤戎馬以防不虞督課諸屯以爲儲積夙夜惟憂不遑寧處以今年四月未到鎮時以夏中不及東作念彼農夫雖寧希野官渠乏水不得廣殖乘前以來功不充課兵人口累率皆飢儉略加檢行知此土稼穡艱難夫欲育民豐國事須大田此土之所宜正以引河爲用觀舊渠堰乃是上古所制非近代也今西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

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爲之高於水不過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頹渠溉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檢舊引水水亦難求今艾山北河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求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地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筑其兩岸令高

二丈北行四十里還合古高渠即循高渠而北
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
四十日功渠得成訖所欲鑿新渠者河下五尺
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
計長三百七十步高二丈絶斷小河二
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
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一旬
之間則水一遍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官課當足
民不豐贍詔曰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
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今別
下統萬鎮出兵以供運穀鄉鎮可出百兵爲船
工豈可專廢千人雖遣船匠猶須鄉指授未可
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九年
雍表曰臣聞安不忘亂先聖之政也況綏服之
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者也臣鎮所
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
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兇有妖奸必致狼狽雖

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
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
歲二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
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
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
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
名此城爲刀公城以旌爾功也興光二年詔曰
還都拜特進將軍如故和平六年表曰臣聞有
國有家者莫不禮樂爲先故樂記云禮所以制
外樂所以脩內和氣中釋恭敬溫文是以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易俗移風莫善於樂且於一民
一俗尚須崇而用之況統御八方陶鈞六合者
哉故帝堯脩五禮以明典章作咸池以諧万類
顯皇軌於云伐揚鴻化於介丘令木石革心鳥
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神
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
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禮行於郊
則上下和肅肅者禮之情和者樂之致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違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歟唯聖人知禮樂之不可以已故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所以承天之道治人之情故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虞夏殷周易代而起及周之末王政陵遲仲尼傷禮樂之崩亡痛文武之將墜自衛返魯各得其中逮乎秦皇蔑棄道術灰滅典籍坑燼儒士盲天下之目絶象魏之章簫韶來儀不可復矣賴大漢之興改正朔易服色協音樂制禮儀正聲古禮粗欲周備至於孝章每以三代損益優劣殊軌歎其薄德無以易民視聽博士曹褒覩斯詔也知上有制作之意乃上疏求定諸儀以爲漢禮終於休廢寢而不行及魏晉之日脩而不備伏惟陛下無爲以恭已使賢以御世方鳴和鑾以陟伭宗陪群后以昇中岳而三禮闕於唐虞象舞替於周日夫君舉必書古之典也柴望之禮帝王盛事臣今以爲有其時而無其禮有其德而無其樂史闕封石之文工絶清頌之響良由禮樂不興王政有

缺致也臣聞樂由禮所以象德禮由樂所以防
淫五帝殊時不相沿三王異世不相襲事與時
並名與功偕故也臣識昧儒先管窺不遠謂宜
修禮正樂以光大聖之治詔令公卿集議會高
宗崩遂寢皇輿中雍隴西王源賀及中書監
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雍几杖劒履上
殿不致珍羞焉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
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論并雜文百有餘篇
又汎施愛士怡靜寡慾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

長子楷字景伯州舉秀才早卒
子津字文助在儒林傳
第尚字景勝本州治中早卒
尚弟鑒字景猷少有大度頗涉書史郡功曹
和十五年奉朝請高祖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
法曹參軍高祖南討以廣陽王嘉鎮荊州鑒為
嘉外兵參軍事彔轉大尉咸陽王禧外兵參軍
景明中除給事中領本州中正尋除尚書左中
兵郎中正始中蕭衍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

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為大眼軍
司大破茂先斬衍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
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仍除郎中延昌三年秋
世宗親選百官於朝堂拜右軍將軍仍除郎中
尋轉驍騎將軍未幾丁父憂相州刺史山陽王
熙在鄴起兵將誅元乂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
親故莫敢視整弟婦即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
乃還熙所親乂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略南走蕭
行誣整將叛送整與弟宜及子恭等幽繫之賴

御史王基前軍將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後
自征虜將軍出除泡陽太守時已兵亂整郡獲
全去郡之後尋被陷沒靈太后反政除安南將
軍光祿大夫元略曾於整坐泣謂黃門王誦尚
書袁翻曰刀公收斂我家卿等宜知整以母老
河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為西兗州刺史整遂攜
家依焉水安初拜金紫光祿大夫二年兼黃門
元顥入洛用為滄州刺史莊帝還朝坐免官後
歸鄉里及莊帝殺尒朱榮就除鎮東將軍行滄

州事普泰初假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
大都督將軍如前尋等加龍驤將軍右光祿大夫
逢本鄉賊亂奉母客於齊州加衛大將軍天平
四年卒於鄴贈司空公諡曰文獻整解音律輕
財好施交結名勝聲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爲議
者所貶初雍與從弟寶憲俱入國
寶憲字道明太祖以爲上客卒有六子
子連城爲冀州開府掾刁氏世有榮祿而門風
不甚脩潔爲時所鄙

雍族孫雙字子山高祖數晉齊郡太守數因晉
亂居青州之樂安父道覆皇興初除平原太守
至雙始還本鄉雙少好學兼涉文史雅爲中山
王英所知賞拜西河太守正光初中山王熙之
誅也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護之周年時購略甚
切略乃謂雙曰我兄弟屠滅已盡唯我一身漏
刃相託卿雖厚恩父見容蔽但事留變生終恐
難保脫乃一發覺我死分也無事相累卿若送
吾出境便是再生之惠如其不爾輒欲自裁雙

同人生會有一死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
如歸願不以爲慮略後苦求南轉雙乃遣從子
昌送達江左靈大后返政知略因雙獲免徵拜
光祿大夫時略姊競安公主刁宣妻也頻訴靈
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
昭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略
肅宗末除西兗州刺史時賊盜蜂起州人張桃
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
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降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
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
清肅莊帝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出
帝初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
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王慧龍自云太原晉陽人司馬德宗尚書僕射
愉之孫散騎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
孫之龍故名焉初劉裕微時愉不爲禮及得志
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百
餘日將慧龍過江爲津人所疑曰行意怱怱傍

徨得非王氏諸子乎僧彬曰貧道從師有年止
西岸今暫欲定省還期無遠此隨吾受業者尚
至如君言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
州前治中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
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士人王騰等謀舉兵
推慧龍爲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密裕聞詠之卒
亦攝江陵有謬遣其弟道規爲前鋒脩衆遂不果
羅脩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司馬德宗雍
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遂自虎牢奔
于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大常二年姚泓滅慧龍
歸國太宗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前討言終俯
而流涕天子爲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
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亦
未之思後拜洛城鎮將配兵三千人鎮金墉既
拜十餘日太宗崩世祖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
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
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見慧龍曰信王
家兒也王氏世鼈皇江東謂之鼈王慧龍皇大

浩曰貞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
聞之不悅言於世祖以其嘆服南人則有訕鄙
國化之意世祖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
及魯宗之子軌奔姚興後歸國云慧龍是王愉
家賢僧彬所通生也浩雖聞之以女之故成贊
其族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
荊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効崔
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
及劉義隆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
援慧龍督司馬盧玄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成進
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劉義隆將王玄謨寇滑
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
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
破之世祖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
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
脩大者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
政其後劉義隆將到彥之檀道濟等頓淮頴
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

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儒夫乃令老子訐之劉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世祖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劉義隆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詣慧龍首二百戶男綯一千疋玄伯僞爲反間來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及十六篇號曰國典具君

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賁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嚆曰吾羈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場効命誓願讎雪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御愧國靈實赤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義駭齒而已庶謂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劉南人入國者皆荒穢桑乾嚆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諡穆侯東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畫龍及僧彬篆讚之呂公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其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

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佶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佶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托腹為親及婚佶為撰儀範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佶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何鎮高車滑骨寶興

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治中從事別
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長社侯
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
瓊字世珍高祖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書令十
六年降侯爲伯高祖納其長女爲嬪拜前軍將
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政納之
譽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
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沉滯所居在司空
劉騰宅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

并隣宅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父見
屈瓊女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及女
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別所家不即塞常於壙
內哭泣久之乃掩當時深怪疑其穢行加以聾
疾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
逢太保廣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
誕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
黃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不出崇趨出瓊乃
下出崇儉而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製去之崇小

子青肥嘗盛服關罷勢亦不足恨領軍元义使
奴遺瓊馬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
茲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黃門郎故有此授率年
七十四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
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缺)著作佐郎與
司徒左長史崔(缺)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
散騎常侍尉緤(缺)

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又
光為肅宗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録義並應詔
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工家兄弟
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
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邳瑯王誦並領黃
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為
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
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
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

始作黃門郎何乃欲徐州更待一二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遊時俊乃爲當時所美及尒朱榮入洛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才而譏其躁競贈幷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遵業子松年尚書庫部郎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司馬德宗平西府録事參軍劉裕率伐司焉泰之未至江陵密使與延之書招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我馬踐虜廛戮國墳塋人百感慟莫知所出之名故也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亡人中求耳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若彼不在此矣今伐人之君唯入以利貝可謂處讓物自有由來者矣功平西之至德寧無報命之言乎彼今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應如此劉裕父名翹字顯宗於是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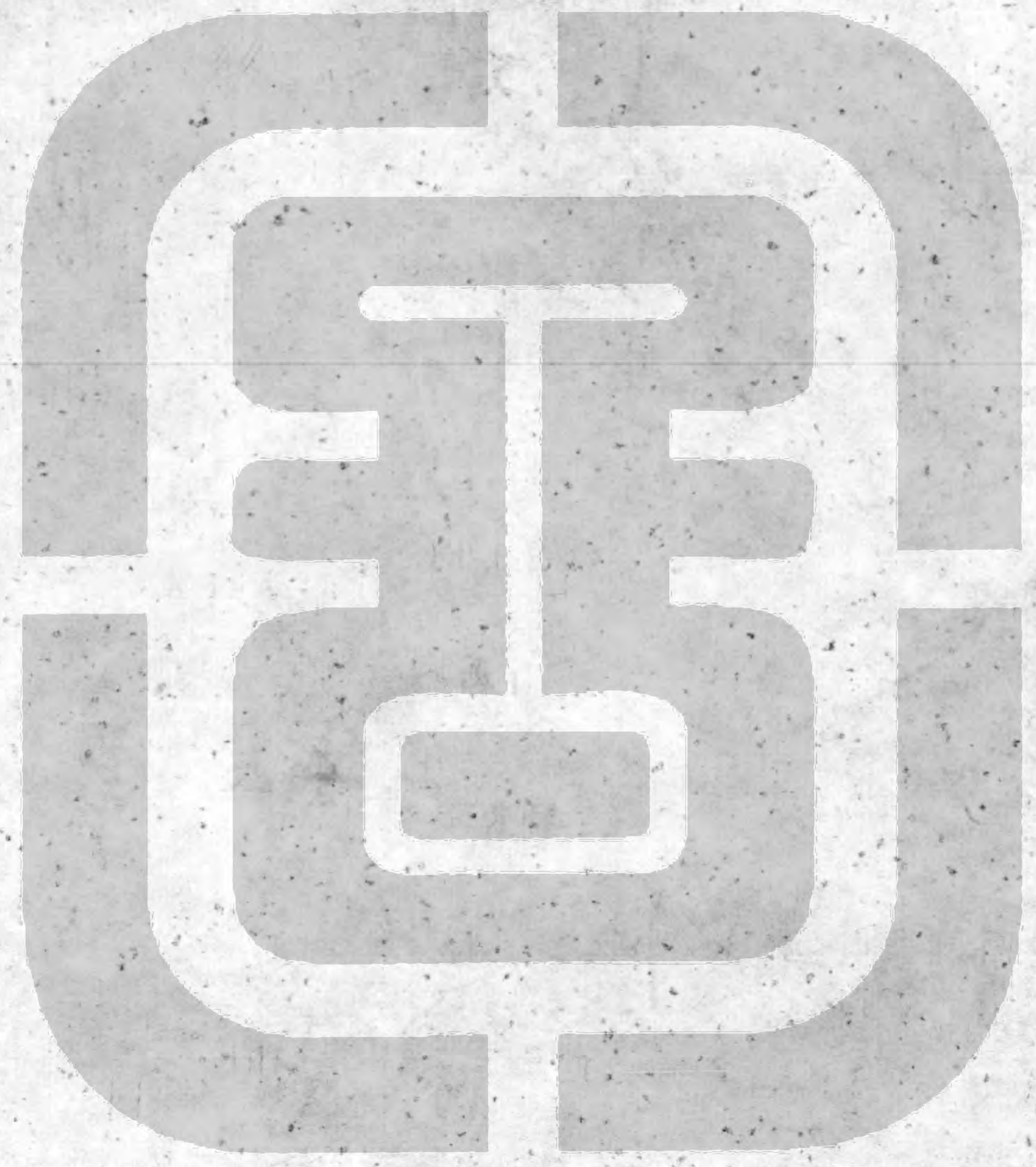
之子顯宗名之為籍蓋示不臣劉氏也後奔姚
興太常二年興司馬文思等入國以延之為虎
牢鎮將爵魯陽侯初延之曾來往栢谷塢省魯
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云河洛三代所
都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
就此及卒子從其言遂葬於宗之墓次延之死
後五十餘年而高祖徙都其孫即居於墓北栢
谷塢延之前妻羅氏生子措措隨父入國又以
淮南王女妻延之生瓊瓊之生瓊道仁為嫡襲父

爵位至尚書進爵魯陽公四平公
表武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尚徒滂之後父潛
司馬昌明侍中武在南時生武陵王遵諮議參軍
與高祖文思等歸姚興太常二年歸國為上安
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
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所
草創恒顧訪之性長於雖羈旅飄泊而清介
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憚之皆呼曰表諮議
延和二年徵大將軍樂安王範為雍州刺史

式與中書侍郎高允俱從事郎中辭而獲免
子沉靖樂道周覽書傳尋於詁訓會雅偏所留
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贈豫州刺史謚
肅侯

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遠將軍子
姪遂居潁川之陽夏

史臣曰刁雍才識恢遠著聲立事禮遇優隆世
有人爵堂構之義也王慧龍干蹇難難自歸頗歷夷
險撫人督衆見憚嚴敵世珍無負有令子克播家

聲韓延之報書劉裕國體在焉袁式替禮崔
浩時稱長者一時有稱信爲美哉

列傳第二十六